

周健良
著

那些炮火温暖我

愤怒的子弹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健良著

那些炮火温暖我

愤怒的子弹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愤怒的子弹/周健良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
ISBN 7-5613-2999-7

I. 愤…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1145 号

图书代号:SK6N0915

愤怒的子弹

作 者:周健良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张应娜 潘 良

封面设计:点睛工作室

版式设计:姜利锐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2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2999-7/I·411

定 价:25.00 元



- P2 序
子弹终于上膛
- P6 第1颗
老子是这样当上兵的
- P17 第2颗
把新兵蛋子往死里练
- P39 第3颗
谁说男人只流血不流泪
- P54 第4颗
第一次出任务
- P62 第5颗
是个爷们，就得有点子精神
- P102 第6颗
大兵们的幸福生活
- P121 第7颗
千万别和中国军爷死掐
- P135 第8颗
怎样才配得上“军爷”这称号
- P148 第9颗
又一次“死嗑”的到来

CONTENTS

目录



- P165 第10颗 真正的悍将，得经过血与火的锤炼
- P176 第11颗 因为，我们是穿着一身马甲的中国军爷
- P209 第12颗 悲喜交集的探亲之旅
- P234 第13颗 把自己练成最精锐的扁毛
- P257 第14颗 枪林弹雨打砸出来的猛兽
- P283 第15颗 你们还真把自己当大爷了
- P301 第16颗 我们为什么不开枪
- P314 第17颗 终于熬成了游骑兵
- P331 第18颗 最后一场战役
- P343 第19颗 那军旗上，有我的血，有我的魂

目录 CONTENTS



每一颗子弹
都有我的血，有我的魂
就用这本书，纪念那些并肩战斗过的人
以及滴下的汗水和破碎过的眼泪



子弹终于上膛

我得先说清楚。

后面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我胡扯蛋。

我是个靠码字为生的人，至少目前是这样而且以后也打算这样过下去。

不写、或是写了没人看，那就意味着我要饿肚子睡马路外带起盗心之类的不堪设想的故事将会发生……

所以，我只能胡扯，而且希望有人能喜欢我的胡扯。

这么说吧！

谁要是拿着我写下的这些当真事较劲，我立马搬行李端着碗筷上你们家吃住去！

你断了我的饭辙，知道不？

行了，场面话说完了！

咱们这就开始扯淡了！

我究竟是怎么当兵的？自己都快记不清楚了。

所以，当我偶然在街上撞见了我那可爱的指导员、还有他那更加可爱的媳妇的时候，我险些就把他们给当成了那些个在街头逢人就说是丢了车票钱没法子回家需要善心人士捐助的九流骗子了！

当时，我那指导员，我那足足比我大了二十岁的指导员，就像是那些九流骗子一样在我身后，用很不确定的、而且是明显中气不足的声音叫了我一句：“光头，是你小子么？”

我转身，足足盯了我那指导员一分钟的时间。那还是我的指导员么？

我的指导员，河南汉子，精明但绝对厚道，走路像打桩的动静，说话的声调加上点子豫剧的曲调，绝对能和小香玉站在一个舞台上得个满堂彩！

可现在，我的指导员全变了！瘦得都没了人形，就那么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旁边是他同样小心翼翼的媳妇，就那么定定地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我是一把抱住了他，用喊番号的嗓子吼了一句：“指导员啊……”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就是觉着心里发酸。

指导员是那么强悍的一个猛人啊！这才几年的时间不见，他居然就成了这个模样，连眼神里面那犀利的光芒都不见了，就那么无端端地换上了那种被生活磨平

了棱角的沧桑和看破一切的淡然。

我的眼泪就刷刷地下来了！

我今年三十四岁，从我懂事开始，尤其是成年之后，我没怎么掉过眼泪。老爷们儿一个，有事扛着有苦受着，有哭的那工夫干点什么不好？当年好歹也是枪林弹雨中晃悠了几个来回、阎王爷客厅里喝过茶的人……

我心肠算是硬的了！可当我抱着指导员的时候，我忍不住眼泪直流。所以，就在这个周末的黄昏，在我居住的城市最繁华的街道旁，一个将近六十岁的男人和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抱在一起，两人都是使劲地抱着对方！

而我还使劲地流着眼泪。旁边还有指导员的媳妇——我叫嫂子的那个女人。嫂子就那么看着我，就像是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她递给我一碗河南人叫甜汤的东西时，其眼睛里，也是这种庄户人家的女人特有的谦恭和顺从，还有那种拼命为自己的男人撑住了场面的竭尽全力。

所以说，娶媳妇的话，还是河南的媳妇好些——厚道，知道疼人。而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怕是出门要饭了，第一口都是给自己男人、孩子先吃的。

操，这都扯什么地方去了……

指导员抱着我看我哭，他猛地就朝着我说：“光头你小子你哭个屁毛？我记得你小子当年骨头都断了几根了你小子都是一脸痞子德行你都没哭，这才出来几年你怎么就成了个娘们儿德行了？”

可能是看着我哭指导员也不自在了，猛地就推开我低吼了一嗓子说：“光头你个屁毛你给我立正！”

我就下意识一个立正，我就看着指导员眼睛里出现了我熟悉的那种光芒。那眼神用个湖南俗话说就是虎死不倒威。我就更加地确定，这就是我的指导员，我那悍勇到了极点的指导员。

街灯都亮了，也正是吃饭的时候。找了个清净的小饭馆，啥也不说进去就要老板先弄个一箱子白酒准备着。

指导员是海量，记得当年送我离开部队时，我们六个人喝了两箱子伊犁特曲外加一箱子玫瑰香葡萄酒，最后是新疆啤酒漱口，至于喝了多少那我也不太记得了……

唯一记得的是指导员把我扔回去的，一路上两个人勾肩搭背鬼哭狼嚎，好像还撞见了我们参座政委和团头出来查哨，我们两个居然还知道要立正敬礼，可两条腿都哆嗦，胳膊也抬不起来……

见我吆喝着上菜上酒，嫂子就拦着我说不让叫指导员喝酒了，这次来就是胃不行了，想找个好点的医院确诊一下是不是胃癌？

指导员把眼睛一瞪，嫂子就啥也不说了，就用那种叫人看了能把心都碎成八块的眼神看着他。

他也就叹气说：“不喝了不喝了，咱们吃饭说话就好，可光头你小子得喝。老子



不能喝了还不能叫老子过过瘾？”

我看着瘦得没了人形的指导员，就觉着心里面猛地空了一块下去了！老子是医院里面长大的人，癌症到了中期、晚期什么模样我知道的！我就一杯杯朝着嗓子眼里面倒酒，不是喝，是倒！

指导员就大笑着说：“你他娘的光头还是这副屌毛德行，到底是老子带出来的兵，你他娘的还记得你刚当兵的那个屌毛样子不？”

我赶紧朝嘴里再倒一杯，指着旁边一个铁壳暖壶盖子说：“我能不记得么？当年第一杯酒就是在火车上指导员你赏的，满满一暖壶盖子剑南春，险些没把我给醉死！”

指导员就大笑说：“你小子当年就是个光头，现在怎么还是个光头？你也不当兵了，是不是又混回去唱歌去了？你他娘的三十好几的人了，还学着人家小毛孩子赶潮流学前卫呢？”

我只能笑笑说：“指导员我那是不忘本，外加着聪明的脑袋不长毛。你看我都聪明透了顶了……”

指导员就狠狠地拍着桌子说：“光头光头，你他妈的就是这个光头出了名啊……”

我啥也说不出来了，就是使劲朝嘴里倒酒！当时我们团里三大光头。团头一个，指导员一个，我一个。很屌的三大光头！当年三大光头在一起喝酒，都是这么喝的——朝嗓子里倒！

这酒怎么这么苦啊？还有点咸味？我怎么又哭了？……

可能是看着我再次流眼泪了吧？指导员还是端起了杯子。

心里闷，所以我很快就醉了，而且是醉得十分地彻底。所以指导员只能是我拉回了他住着的招待所，而且我们两个再次在街头上演了一场勾肩搭背鬼哭狼嚎的好戏。

后来听嫂子说当时街边上有几个闲汉看着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喝多了使劲地嚎军歌，他们就在旁边指指点点地笑。然后我和指导员就一路趑趄地蹿过去很随意地和那几个闲汉手谈了一把然后走人，也不管他们趴在地上哼哼的就像是难产……

第二天我拉着指导员去了几个有名的大医院，靠着老娘在卫生系统的人脉、面子，一通叔叔阿姨姐姐哥哥的吆喝下来就把指导员的检查给做了。

指导员那人相当好面子而且又相当好强，能让我领着他找医院那已经是他的底线了。所以我就没替指导员去交检查的费用，我就看着嫂子从那磨损得差不多的皮夹子里面一张一张地数钞票。

我就知道指导员手头不宽裕，说：“指导员，你要是给你手下的新兵蛋子一个面子你就住我家去。你都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上你还住招待所你就是看不起我，我以后见了兄弟们我都没法子抬头做人。”

指导员就点头说：“也好也好，那招待所里面乌烟瘴气的也没个清净的时候。上你家你小子给我弄点面粉来，我想吃口老婆擀的面条。”我就和指导员一块住了七天，每天都是吃着嫂子做的手擀面条甜汤。指导员的胃已经不行了，只能吃点子软和的面食。其他的，就算是山珍海味也没法子下肚了。

每天我们就是聊聊以前部队里面的那点子事情。有时候笑、有时候哭、有时候叹气、有时候骂娘，有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弄一堆战争影片，尤其是描述特种部队作战的影片，我们就昏天暗地地看，就像是以前看作战资料那样地挑毛病。而且到了最后，实在是没法子看也不敢看了！

尤其是那些个国产的什么特警之类的片子，那更加是叫指导员扔进了垃圾桶，然后说拍那片子的导演要真是敢去那特警队里面走一遭，估计能叫特警队的兄弟们给活活掐死！

他还真敢顺着自己思路胡拍啊？那简直就是糟蹋中国军爷的形象！中国特警和特种部队就是电视里面那个德行的话，那就不用着什么拉出去战场上见功底了！直接跳楼吧！

七天很快就过去了，我起了个大早先赶到医院去取那化验结果。我跑了三家医院拿了十几份化验单后，我就一屁股坐在医院的椅子上高兴得哭了！

我买了火车票送指导员回家，我悄悄地在嫂子的行李里面塞了点子钞票。我知道指导员不喜欢我这么做，可我必须这么做！谢天谢地，指导员不是胃癌，只是严重的老胃病而已，回家静养，注意饮食还能调养过来。

我没送指导员走，指导员也不叫我送。我们都不喜欢送别的场面，最主要的就是怕到时候撑不住劲头，两个老爷们儿都哭了，那真叫个难看。

我们已经哭过那么一回。就是退役的时候，人山人海的老爷们儿哭成了一团，也抱成了一团，那一次就把我们都哭伤心了，我们再也不再有第二次了。清理房间的时候，我在电视机下面发现了塞到嫂子行李里面的钱，还有指导员的一张条子。

条子上写着：

光头你个屌毛，你小子给老子来这手你还嫩着点。你小子要是真有心你就写我们这帮子兄弟的事情。你写好了给老子拿河南来。日子长了，我怕我会忘了我带过的兵。我不想忘了他们也不能忘了他们。

你小子不是挺能写检查的么？你就当成是写检查好了！你个屌毛！

我就笑了。

指导员，你忘了人总是会长大的。我知道你会检查嫂子的行李那是你出门的习惯，可你应该没注意到你的洗脸毛巾里面还有那么一点子玩意吧？

我三十好几了，我也会玩点心思了！至于写写我们以前的那些个屌毛操蛋的事情么……

指导员，我这不是写了么？



第 1 颗 老子是这样当上兵的




愤怒的子弹

006

想说说我这个光头的造型以及这个外号的来历。

我原来不是光头的，而且万分痛恨光头这个造型。



小时候家里穷，老娘为了省钱给我弄点有油水的东西吃吃，只能是想法子从其他地方抠。说起到现在我都佩服我老娘的本事，站在理发店窗户外面看了一天，回家就能凑合着给我和我弟弟理发。

虽说那发型看起来就像是旧社会上海特色之一的红漆马桶盖，可毕竟理发的钱是省下来了。而且我一直认为，发型比不上星期六那天老娘自己动手包的菜肉饺子重要。

可是在满足了口腹之欲后，同学那带着小小中分、偏分、还抹着点子头油发蜡的发型就让我妒忌了，而为了不被同学讥笑我脑袋上的马桶盖，我也只能是隔三差五地让老娘给我脑袋上来个“鬼子进村”，至少这样绝对符合《学生守则》里面不许留长发怪发的那一条。

我都没毛了啊，那生活老师还能说什么？

湖南人的习惯思维里面，这刮着光头的人一般都不是什么好鸟。

尤其是我念书的那几年。那时候社会上的小青年们都流行弄个什么一片云的偏分、全朝后的奔头，只有些前卫到了极点的哥们才敢弄个比较长的板寸，那还要使劲儿地喷上发胶才敢出门。免得被人误会是没钱理发自己用菜刀剃的发型。

当时就两种人刮光头没人见怪。一种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那是个人喜好；还有一种是京剧团里面的演员，那是职业需要。可我是哪种都够不上条件啊！

所以每次一出门，我身边的人就用那种极端异样的眼神看着我。要是身边带着孩子那还要赶紧地抓个现场活典型教育孩子，说：“你看看，你要是不好好地念书，你也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进了少管所那脑袋就是这个造型……”

你说我冤不冤啊？我那心里就真真地恨上了这光头的造型！

可能真是我恨光头造型恨出了点子名堂了，反正我念书念不好了，可嗓子居然还不错，结果就那么三折腾两闹地混进了一个乐队里面唱歌。

那年头，在外面卖唱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容易就是说当年歌厅里面撑死了就是咏麟国荣外带王杰冠杰几个人的口水歌，连学友都还没怎么红，反正一晚上下来，就是这几位的歌被点个三四遍了事。一直到后来出来了个叫什么传的孙子，长得比我还丑，可声音高得差点儿叫我断气，那才叫外头卖艺的兄弟姐妹们有了点难度感。

难就难在了那张歌手证,也就是跑江湖卖唱的“路引”类型的玩意。

当年考个歌手证可是不比现在什么芙蓉水仙之类的不要脸就成,反正有喜欢捧臭脚的帮着闹腾,那一溜十来个文化局马列主义老太太一眼看下来,稍微唱得差劲或者是认豆芽菜认不全的全都没戏。

我估计我当时也是走了狗屎运了,或许是黑咕隆咚的场子里面老太太眼神不好,愣是把我那刚刚积蓄了两个星期的马桶盖发型、黑炭脸看出了淳朴老实的味道,反正我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关了。

这跑江湖卖唱的小日子一开始,老娘剪的那马桶盖发型就不成了。而且去了理发店那师父还说了:“你这发型只能是等长长了再来修,而且还必须积累一定的长度才好下手。”

我当时就纳闷了,我老娘一学医的,怎么就能把个偷师的发型弄得人家专业发型师都没法子改了?

后来老娘的同事告诉我说,我老娘当年在换药室给人换药、外带缝合伤口都有自己独特的手法,一般人根本就模仿不来,而且就算是学也学不会。

闹半天,我这脑袋上的杰作也是我老娘的习惯手法打造,就差没在我脑袋上留个版权专有或是俺家自留地只能种黄瓜不许栽胡萝卜的告示了……

老娘,俺服了你了!

那就留着长毛吧!几个乐队的哥们一看我留着长毛,立刻来了个统一标准配置,全都留开了长毛了……

然后,那真是有苦自己知啊!你看着电视上那些个长毛男端着个电贝斯抽风挺有感觉是吧?你试试一脑袋长毛三天不洗什么滋味,你就知道跑江湖卖唱也不容易啊!每天晚上练活儿到了十二点,然后抓紧时间排练新歌或者是几个兄弟竖着耳朵扒曲子。

那时候没现成的曲谱,只能是靠自己听磁带,一点点硬把各种乐器的谱子给扒拉出来。这一折腾差不多就是天色发亮了,稍微吃点子东西赶紧回去见周公,等下午人还迷糊着呢赶紧地就要起来让嗓子清醒清醒,免得上场了丢人现眼。

就这时间安排,而且当年也不比现在满大街都是发廊什么的,只有几家国营理发店,天天生意好到了极点,一排队就是几个钟头!我哪里有时间天天洗毛啊……

所以我那乐队里面几个长毛,一个个端着乐器的时候都特投入,那长毛都能甩出了一卡特琳娜飓风过境的感觉。那是脑袋上面痒痒啊!还不能挠!尤其是我,总不能左手抓着麦克风伸嘴上吆喝,右手伸脑袋上使劲挠吧?那叫人看了不得琢磨?这是人唱歌呢?还是动物园跑出个猴来卖唱来了?估计也就是这长毛,给惹了祸事了。

我自己感觉着吧,我这人长相就能比山魈什么的强点,可也不知道是歌厅里面灯光不好呢还是怎么的,反正我那时候还算是有那么几个女饭丝,天天地买票进来坐我面前捧场,那眼神还一个赛一个的热烈,每天晚上散场了铁定是粘着要请我吃



消夜的，要是没时间去那就买了消夜送过来……

所以在这里我不得不对某个扒曲子的高手说了一句：“海鹰哥啊！你说你有老婆的人了，你每天早点回去睡觉陪老婆不好么？你干嘛一天到晚地攥掇着那些个小女孩给我买消夜，还专门买你喜欢吃的什么狗肉啊羊肉之类的？我是到了后来自己也干了这类似的事情后才反应过来，海鹰哥你就是拿着我当幌子是吧？我那年那么纯洁的心灵，就是叫你个老油子给带坏了……”

其实我还是满佩服我老娘对某些事情的预见性的。我老娘说了，天下没不要钱的午餐。那也就是说，这不要钱的消夜是不好吃的啊！所以，当几个“消夜”撞到了一起的时候，我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羊肉与狗肉、烤鱼和火锅之间的战争。

这实话实说，我也不怕有女同胞骂我禽兽。反正当年还觉着自己挺美的啊……四个“消夜”为了我一个打架啊，还是操着啤酒瓶子高跟鞋对打的那种。这没点魅力，能成么？可能么？

然后，那天我正在台上面哼哼国荣的侧面，还顺带着朝着几个消夜扔三三两多重一个的勾搭眼神呢，下面四个“消夜”就打起来了，当场一瓶子就砸飞出去，狠狠砸一男人面前。

我当时可算是见识了什么叫反应能力啊！

那男人面前就是一杯子茶水，可我知道那是歌厅里面唯一一种价钱和质量相匹配的茶，那也就是说这男人很懂得享受，而且绝对是那种一分钱花销一分货享受的主儿，绝对不拿钱烧包的行家。

那么黑漆漆的环境里面，那么嘈杂的音乐声，那男人的脸都没朝打架的方向看，可那男人愣是一抬手就抓住了那酒瓶子，轻轻地放桌子上了。眼看着酒瓶子一飞，再加上几个女孩子掐架，那台下可就热闹咯。

起哄架秧子的、喝倒彩叫好的，还有那几个缺德的顺势趁乱揩油的……那整个歌厅里瞬间就成了菜市场，就差个卖马扎、板凳、瓜子、花生的了……

反正，那天歌厅是给搅和黄了。一群人冲歌厅老板那儿要退票，其中刚好还有两个文化局暗访的，就想看看歌厅里有没有什么出格的节目。

这下子好，整个看见个全武行。你要说观众打起来关歌厅什么事？是！的确是关歌厅什么事情。可那四个“消夜”打着打着叫我名字啊……

得了！歌手证是现场就砸了！那时候歌厅管得紧，不像是现在这裸体舞蹈草台班子满世界钻空子的！你要是没走合法途径，你就是学友想上去赚两块盒饭钱，歌厅老板都不敢冒这个险。发现一次没歌手证的上去卖唱，这场子就等着关门整顿吧！

反正，我当时就觉着这天塌地陷了！就我这二两文化，外带着一身臭肉的，找个比卖唱轻松的工作我容易么？难不成我回家找我们家老爷子去学机械行业去？

我们家老爷子劳模都得了无数个了，电视台采访他都成了常事，虽然他就是躲着不见人。

别人看着我们家老爷子挺牛又当个劳模很神气是吧？可我当儿子的我不知道老爷子那劳模拿什么换来的？

湖南省机修行业里面，我们家老爷子名声是大大地有了。可那几乎就是我们家老爷子拿命累出来的！我遭不了那份罪！

所以我就说那黑咕隆咚的接瓶子玩的那男人不地道！那家伙南京人，家里自己开了个什么破鸭绒加工厂，好像这家伙就是做生意做烦了才不当少东家出去当兵。

生意是不做了，可这生意上的精明、观察事情的眼神，这家伙是绝对留下了。那就是个贼精！

我这儿还想着怎么去找那文化局几个老大说说好话呢，这边这家伙几乎是一个箭步蹿我面前，一副破锣嗓子喊得山响：“乐意当兵去不？”我抬头看看那家伙：“你谁啊？”

通红一张军官证就杵到了我眼前，中尉，姓……我真是想把你那姓写出来知道不？你这家伙的姓真是没姓错！整个就是一……

算了算了，好歹你也是我上司，你现在还在里面熬着呢，我也就不触你霉头了，免得你带人来找我麻烦！得了，也不能便宜你个家伙了！就叫你虾米了！还是大号的被火烤糊了的那种！

虾米当时笑得那叫个奸商本色：“当兵去不？文艺兵，去部队唱一年免费送你去西安音乐学院深造！”

反正虾米当时肯定不是只说了这一句话，我也不止和虾米聊了这么简单的几句。要是都写出来就真的没什么意思了，耽误大家时间也浪费我打字的精神力。

最终我是被虾米忽悠上道了！而且当时虾米身边还有个巨孙子的家伙，那家伙跳现代舞的，还是个地区级别的学雷锋标兵，也是被虾米忽悠上道的。这家伙就是后话了，咱们后面再说。

总之，家里是本着赞成的态度叫我当兵去的。我们家老爷子和老娘都是传统观念很重的人，这在外面卖唱的事情，家里人，尤其是老爷子是从骨子里面反对的！

于是，背包一打，走人！目的地——新疆的某个部队的某个文工团！

值得说一句的就是，当时我和那巨孙子的家伙是被特许不剃头的，其他的新兵都是剃头后才上车的，我们两个长毛怪在人群中很抢眼，所以当时我那光头的外号还没叫响。

还有个事情。我当时都二十一了，算是特招。要不这辈子我都不可能穿上军装了，那也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记得当时不是从我居住的城市出发的，而是在个叫冷什么江的地方上的车，据说是因为什么招兵指标之类的问题吧？

上了车，然后在出发前见识了一下什么叫做送别。怎么能形容那送别场面呢？





首先是那场景。我就说当年那火车站，还有当时那天气情况，真就是适合拍点子送别场面的电视剧。

陈旧的墙壁上面不是水渍就是裂痕，几列运兵的火车上面全是一身崭新马甲的新兵，而且那火车看上去也是很久没洗澡了，反正怎么看怎么像是开出去没准就不会回来的那种。天空是灰呼呼的阴云密布，而且小北风飏地带着点子寒意，可就是吹不散漫天的阴霾。

车站播音喇叭里面倒是慷慨激昂地播放着军歌之类的曲子，可那喇叭好像也是长年累月地超负荷运作，所以嗓子有点儿劈了——沙哑中带着中气不足，硬就是把军歌唱了个声嘶力竭、歇斯底里。

还有那些个群众演员，那素质绝对的就比北影厂门外的戏虫子们强了多少倍了！大家伙都看见过电影里——那革命志士上刑场之前，外面群众哭成了山呼海啸，手里头不是毛巾就是手绢捂着眼睛敞着嗓子嚎啕的情景吧？可那是假哭，这些个人民群众可是真哭啊！

大概，火车下面送行的就是这个德行。

至于火车里面坐着的这些个新兵兄弟，那可就有点子不那么长脸了。除了少数的几个年龄大点子的兄弟看起来还带着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过几年就还的表情，其他的小兄弟都是伸长了脖子朝窗户外面看。

看爷娘老子，看哥们弟兄，看姐妹妹妹，尤其是那些个红着眼睛哭个不停的情姐姐情妹妹，看着看着那些个哥们的眼睛也就红了，也就有那么几个跟着哭出来的……

反正当我年纪毕竟大些，好歹也是混过几天娱乐场所的，对于一些事情就比那些十七八岁的兄弟强了不少。至少，我还能镇定自若地坐在座位上，看西洋镜还能顺便评估一下子哪个兄弟那没过门的媳妇比较的上相。

尤其是在虾米那家伙吆喝着“火车快开了，大家关窗户注意安全”的时候，我还顺手强行扒拉开一个哭得差点没抽过去的兄弟胳膊上挂着的女孩，还能在关上窗户后牛×烘烘地点上了一支加长的健牌香烟，然后被虾米那厮一把从我嘴上抓了下来。

火车一开，我心里可就是没来由地晃悠了那么一下子！漫漫长路啊，从湖南到新疆！

我之前跑得最远的也就是寒假暑假跟着老娘回上海看看外公外婆，两天一夜的火车都算是叫我觉着浑身不对劲的了。这新疆，好像都到了中国的边缘地带了，估计怎么着也要走个五六天？这离家，可就远了去了啊……

问虾米，那厮根本就不搭理我。反正从上了火车，虾米这厮就是一张严重欠抽的脸，也不像是忽悠我当兵的时候那么热情温和、善解人意了。

虾米那里碰了钉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也就转头看看那巨孙子的家伙，我说：“兄弟，咱们现在可是在一条船上混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以后可就靠着兄

弟多关照，兄弟你贵姓？”

那巨孙子的还没说话呢，那哭得差点没抽过去的哥们儿猛地就是一嗓子嚎啕说：“我可怎么办啊……我堂客肚子里只怕是有了我的毛毛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能把哭泣这么悲伤的事情整出个艺术感觉来？反正当时我是感觉那哥们至少是先丹田提气，然后胸腔、腹腔、头腔三腔共振一起才哭出了第一声，就像是怕瓦落地那胖子的美声开场一般。然后连那几句数落都带着京韵念白的味道，那绝对就是科班出身的京剧演员才能有的功底！

再仔细看看那哥们的整体造型，猛地就发现了个共同点！好像这哥们和我和那巨孙子一样，都是长毛怪，至少也不是那种板寸的发型！

再仔细看看这哥们身边放着的行李，除了统一配发的军用旅行包之类的玩意，居然还有个硕大的乐器盒子。

看看虾米不在，我赶紧地给那哭得抽来抽去的哥们点上支烟，我说：“兄弟你是冷江本地的人么？看你这架势你应该不是普通兵，你是文艺兵？”那兄弟就抽抽嗒嗒地点头说：“是啊是啊，我不是普通兵我是文艺兵。看你们这操行你们也是文艺兵？”

我还没说话呢，那巨孙子的兄弟赶紧搭茬说：“我们两个都是！我跳现代舞的，他是唱歌的，你玩什么的？”

那兄弟接了我的烟都没朝着嘴上放，看起来好像是会抽烟，可是为了保护嗓子所以少抽，就吭哧着说：“我本行拉二胡的，还能吹吹萨克斯，同时也是歌手！”

我靠……

当时我那心都凉了。人家比我多才多艺就不说了，都是玩声乐的，人家那嗓子绝对比我牛叉，虽然看着个子不如我，但是底气明显的比我强。谁叫我是野路子出身，而且每天都叼着根烟呢……

这西安音乐学院，只怕是玄乎了啊！

折腾半天，算是闹清楚了。那巨孙子的哥们儿姓江叫江宽，他爷爷还是黄埔军校出身，不过没赶上打几仗全国就解放了，他爷爷也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了，所以因为一些个历史原因他们家老爷子就没能当兵，这家伙为了完成老祖父的一个心愿，算是想尽了法子穿了一身军装。

那哭鼻子没完的哥们儿叫杨可，家里在当地也算是有名的大家族了。而且这小子是三十亩地一棵苗，是家中唯一的男丁。要不是他不知道怎么和一个比他大了六岁的女孩谈上了家里死活反对，而且只能用送去当兵的法子和那女孩断了联系，估计这家伙怎么地也不会穿上军装的。

这下子好，三个文艺兵里面两个因为女人的原因来当兵的，还有一个江宽那是为了完成家中老人的梦想才穿的军装。严格说起来，我们这三个当兵的动机，那真是值得使劲推敲推敲啊……

一路上几乎是没什么话说，毕竟大家还不是很熟悉，就是傻坐车然后转车。虾





米那厮真是奸商本色，看着我和杨可都是玩声乐的，说是路上先给这些个兄弟上上军人的弦，居然叫我和杨可教那些个兄弟唱歌，还专门点唱革命歌曲。

没辙，只能是硬着头皮教那些个兄弟嚎叫了！

想来想去的，就“学习雷锋，打靶归来”之类的还算是有点子印象。杨可那傻瓜居然还老老实实趴在桌子上把歌词写下来，顺便把简谱都给弄出来了，看那意思是打算给那些个兄弟好好地补习一下子音乐常识。

还好，虾米那厮及早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当时就告诉我们一句句教就是了，不用弄得那么正式。然后我们两个就站在车厢两头，一头一尾地开始吆喝了。

说起来真是古怪，看着那些个兄弟都挺聪明的，可这唱歌好像还真是不好掌握。尤其是几个人高马大的兄弟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天生的五音不全？那《打靶归来》活活地让他们嚎叫成了重金属摇滚，把那打靶胜利归来的感觉弄成了残兵败将走麦城的悲壮苍凉。

好不容易的，一车厢的兄弟算是学会了两首歌，火车眼看着也就进入了新疆的地界，就看见虾米那厮猛地就变了脸色，来来回回地在车厢里面蹿，跟耗子似的，看着我们三个的眼神也不对了。

车到了打柴沟，虾米那厮突然把我们三个拉车厢连接处，一脸严肃地朝着我们忽悠：“刚刚接到的通知，文工团立刻解散。作为对你们的补偿，你们可以挑选即将服役的部队。或者是工程兵部队，或者……去特种部队，但是要看你们能不能坚持到训练结束！车到吐鲁番之前，你们必须做出决定！”

啊？

江宽我是不知道，这巨孙子的家伙始终不肯说出当时他是什么感觉。反正杨可后来是对我说了，当时就觉着眼前一黑，差点子直接摔在了虾米那厮的眼前。

这他妈不是阴人么？文工团换成了工程兵部队？那不就是挖地道的“干活”？现在抗战都胜利了多少年了，小鬼子都打跑了，估计是再也不敢来中国玩了，我跑去挖地道？还什么特种部队？都没听说过有这种部队的。

三个人正傻乎乎地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我看见了我的指导员。估计当时是指导员没看见我们三个，就算是看见了也不知道我们三个就是那鸟毛的文艺兵。指导员正和一挂着二毛二军衔的瞪眼呢。

在火车那有节奏的咣铛声中，指导员那河南梆子的腔调格外地清晰：“不要！俺就是不要！啥破文艺兵？到俺手下能熬过了三天我个尚字就倒着写！本来这次的新兵名额就不多，还给我塞这些个莫名其妙的东西进来，你当老子那里是垃圾站呐？”

相比之下，那二毛二军衔好像还真是惯着指导员那一毛三：“老尚老尚，这不是没法子么？文工团说解散就解散了，你就当是帮兄弟个忙成不？”

那时候，我是真不懂军队的规矩啊！我居然就那么直眉瞪眼地冲过去了，朝着指导员就是一嗓子：“说谁垃圾呢？老子文艺兵踩了你尾巴了？”